

我与城

土城静好

■王兴伟

也许，土城是沾不得一点尘埃的；也许，土城应该是纯洁、宁静者的天堂。我自然不配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一颗高傲的心。

那是某年的一个下午，我一个人从圣地客栈出来，沿着老街的青石板，故意放慢脚步。我不知道那些青石经历过多长时间，有的夹缝间长出了青苔，有的泛着森森绿意。光滑的路面一直蜿蜒向前，初春的风还略带寒意，一点一点灌进这狭长的小巷。静，是那时那地留给我的唯一感觉。石板与石板之间，似在低语；木屋与木屋之间，似在倾诉。除了藏在泥土深处的虫子，也许我是唯一能听见它们说话的人。

偶尔，有人从我身边经过，但也还是那么静。旁边的商贩，没有吆喝，脚步也提得很轻很轻，仿佛怕惊扰了那些驻守在土地深处的灵魂。无暇考证，这个位于赤水河上的古镇，从什么时候起，就有了这份难得的宁静。经验告诉我，历史无论怎么发展，凡是繁华的，一定喧嚣。但土城恰恰是反经验的。赤水河自古以来就是沟通黔川的一条重要通道，而土城是连接两地极其重要的一个古镇，据说早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。时光隧道里，有许多人一路走来，但他们都像一本翻开而又合上的书。也许是赤水河的川流不息汇聚了这份宁静；也许是来来往往的过客被荡去尘埃，在河边小憩，用另一份心境观赏对

岸风景沉淀了这份宁静；也许是繁华过后的落寞铸就了这份宁静。顿时，我有些嘲笑自己的痴傻——静就是静，也许根本没有原因；即使有，也被掩埋在厚厚的尘埃里了。

听说，这条街上居住着曾经的袍哥。我想，与其相关的空间总该是这个古老小镇里的喧嚣之处了吧。我边走边寻至他的住处。土城的老街并不复杂，没有纵横交错的岔道影响你的思维，你可以从头一直走到尾。如果找不到回去的路，你可以站在高处，全镇都尽收眼底，哪点是哪处，一目了然。如果你还是不明白的话，那就以河为标识，运用数学上简单的一一对应概念，就可以找到

你要找的地方。自然，不费多大力气，我就来到袍哥住处。准确地说，不叫找，我是一路漫无目的地逛过去的，一不小心就看见了他家门上显眼的两个大字——“袍哥”。这是土城街上的特色，每一个著名的住处都贴有很明显的标志。

袍哥的大门是敞开的，屋内电视上的画面清晰地映入街上行人的眼。年老的袍哥坐在藤椅上，慈祥的面容透出了人世的另一种静。岁月是一部沧桑的书，袍哥曾经的故事都化作流水。

随后，我去了朱德故居。1935年1月的时光，应该很静，孩子们没有出门，队伍也沉着安静。百姓们把心悄悄打开，

阳光射进来，前所未有的温暖一定让他们也静成了一河清澈的流水。红，是一种亲切的称呼；队伍所处的这块土地，也有着以红命名的颜色。红既是一种鲜艳的色彩，也是一种可以打捞的静。尽管队伍的行进伴有哒哒的马蹄声，惊起了沉睡的鸟儿，但土城终究还是静的，像一扇半掩半开的门。

土城的枪声因一条河而响，抑或说，一条河流是为了等待一支队伍，而用它千年的沉淀，将他们快捷地送上更加辉煌的征途。随后的日子，土城又静得可以听见绣花针掉落在地上的声音。一支队伍走了，留下一些深刻回忆的印痕。那些散落在青石上的历史点滴，

除了后人用心灵去复述，怕是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。

恢宏，是一种闪电撕裂天空般的气势。我翻看了关于赤水河的典籍，去了解关于土城那点有限的记载。刀与枪并举，有人倒下，有人站起；有人流汗，有人流血；有人高呼，有人沉默；有人风光，有人落魄……从字面描述上看，土城似乎像一朵开在高处的、鲜红鲜红的花。但我觉得，真实的土城也许不是这样，它只出于静，归于静，一种纳万物于心底的静。

据说来土城的人，瞻仰了红色圣地，凭吊了革命先烈，在古老的青石板上走了走，曾经沸腾躁动的血液便渐渐安静下来。一次又一次，游人在夜晚听风、观河、看华灯初上，在红色的自行车道边独自漫步，累了又慢慢返回。他们都说，这是一种慢时光，从心底缓缓流淌出来，绵绵不绝。

土城并不大，也不时尚，却吸引着许多国内外艺术家前来。他们用手中的画笔，描绘出土城的风土、土城的景色，以及土城里随意徜徉的漫漫时光。也许，土城并不完美，甚至有着天生的不足，但这并不影响土城特有气质的散发。赤水河边上还有许多古镇，但土城这样的只有一个。也许，称它为“心灵上的城”更为确切。我确信，土城是让人一住下来就不愿离开的地方，每一个生命都能在这里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纯美时光。

土城的确很静，那是一种时光穿越繁华、穿越物质与精神、穿越生命过后，凝结出的泛着温润光泽的静。



闲思随笔

■曹阳春

蜀冈由东而西，并列三峰。东峰最霸气，自春秋始，延迄隋唐，历代扬州古城全建在上面。中峰最文气，那里有峻耸的栖灵塔，李白和高适曾凭栏放歌；有眺远的平山堂，欧阳修和苏东坡常去饮酒作诗。至于西峰，给人的感觉总差那么一点，可说最暮气，那是太阳滑落的地方，当年读大学时，每回骑车经过，我都要躲得远远的。

西峰是个“矮小子”，不足百步台阶，人便能轻松登顶。顶上，一座翘角飞亭傲然独立。这亭子是唐朝遗构，那位李姓节度使，领着僚属们，从东峰出发，穿越中峰，一路逛到西峰，他将偶尔的闲情逸致，用一座亭子定格了下来。西峰曾有众多史迹，今日得见的，唯此唐亭了。亭子西边，广植梅树，年

年正月里头，附近男女老幼，争相过来寻芳探幽。赏梅、咏梅之风，宋代才开始刮，“四君子”也好，“岁寒三友”也罢，皆宋以后的事。可在西峰地界上，不管我将耳朵如何悬挂，都听不到一丝一毫来自大宋的风雅。反而是积雪融化的声音，打亭子瓦楞间不断垂滴下来，清脆脆，如寒雨，如战鼓，如白居易诗中的琵琶曲。

西峰这片梅林，横跨沟沟坎坎，平铺了十几亩。何人所植，何时所栽，我没心思去考证。唯一让我笃信的是，若在亭子诞生之前，这片梅林就已经存在，那时来亲近它的人，其目的，一定是冲着果子，而非花色花香。唐诗亦咏梅，但比较罕见。以唐朝为节点，过往诗文中的梅多为梅实。“尔惟盐梅”，人们将梅和盐同等视之，不可一日或缺；“望梅止渴”，说

西峰寻梅

的是果实酸味，一想到便流口水；“忆昔好饮酒，素盘进青梅”，端上餐桌的，是青梅泡的酒；甚至君王到宗庙里祭祀，所列果品中，也必须带梅子。可依着现代人，估计也没几个结伴登上西峰专为赏梅子的。西峰梅树大多只开花、不结果，它们好像是懂人心的，懂现代人的心。

西峰梅花，粉色占半，红色其次，白色星星点点。来西峰访春寻梅，这梅，在大多数人心中，自然而然地，被定义成梅花。眼神紧盯的，相机聚焦的，还有大人抱着孩子用手指轻轻一碰的，要么花骨朵，要么花瓣。游人的万分热情，排山倒海似的要献给满冈梅花。而我，却不敢看，也不忍看，几度想扭过头去。这片土地，可是浸满孤泪的“宫人斜”啊，死去的宫女们，被野老一车一车拉

着，从隋炀帝的江都宫出发，下东峰，跨中峰，最后埋葬在这冷寂的西峰上。有多少宫人魂归于此，已无从探究，就连有多少首唐诗凄凉地写过这里，也难以计数。“宫人斜里红妆墓”，唐诗中的扬州，除了三月烟花，除了十里长街，还有不少被隐匿的角落。

比起梅花，梅枝更耐赏。后开花的樱、杏、桃、梨，它们萌动于暖春，盛开在和煦的东风里，它们的骨头不够硬，它们的肤色和形貌，也不够遒劲苍古。早年的西峰，不是一座梅冈，浪漫并非它的原始封面，反复侵袭的战争和杀戮，才是它的岁月日常。南北朝时期，这里建有弓弩台，可以想象，站在高台上的一排排弓弩手，他们是如何将天空由白昼变成黑夜的。好游的隋炀帝，曾登台怀远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死

后，被一迁再迁，最后的落脚点，竟是这凄凄台畔。宫女们在西峰，隋炀帝也在西峰，历史真有意思，故意安排他们换一种方式重逢。西峰上的这些梅枝，一根根，一树树，都是由古时宫女血肉、帝王牙齿和兵士头颅，一年年滋养浇灌而成的。

时至今日，西峰仍旧很安静。只有短暂的梅花季，人们才会念到它，才会将它与田园乐土拴在一块。东峰和中峰，常受名流、文人的喜爱，唯西峰，无论雨雪阴晴，始终与平民百姓一同呼吸、一同吟唱。我也渐渐释然了，何必纠结于梅子、梅花、梅枝，在这西峰之巅，能让大家脸上升起太阳的，都值得放声歌咏。

西峰寻梅，联想了这么多恍惚的故事。原来最真实的，一伸手，便相拥满怀；一闻，还有淡淡的凌寒暗香。